

Romantic  
Princess



公主也可以很彪悍，小白也可以很浪漫！

拥有200斤的体重，你也是被4款极品帅哥包围圈住的多金公主！

加油，公主小妹！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Cinderella  
仙度瑞拉文库

# 公主小妹

Romantic Princew

苏素·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主小妹 / 苏素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187-225-8

I. 公… II. 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2399号

## 公主小妹

策 划：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苏 素

责任编辑：吕 晖 王 莹

特约策划：顾 漫 右 耳

特约编辑：小 白

封面绘图：三 乖

装帧设计：80零·小贾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6306

印 刷：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170千 印张：8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87-225-8

定 价：16.80元

# 目录 Content



1. 我不是公主，我没有王子.001
2. 第一个王子出场.010
3. 仙度瑞拉的舞会，公主小妹的结局.018
4. 我是谁.024
5. 温柔的萧别，真情或者假意.037
6. 新的学校，贵族的象征.047
7. 被雷劈中的绯闻.054
8. 变得奇怪起来的萧别.065
9. 商会一夜，闪亮现身.074
10. 火烧别馆，死里逃生.083
11. 明朗化了的爱情.093
12. 顾小少的恩情.101
13. 新生会.108
14. 庆曲中的波澜.116
15. 订婚的决定.122
16. 我的角色是老虎.129
17. 第二次晕厥.137
18. 学校周年庆.144
19. 被绑架的萧咪咪.154
20. 难以承受的恩情.159

21. 我是一颗弃子.	167
22. 振作吧，我的新生.	172
23. 重归学校.	179
24. 萧别的身世.	184
25. 帮佣的日子.	188
26. 学中游.	196
27. 海上惊魂【上】.	204
28. 海上惊魂【下】.	209
29. 恼人的期末考.	213
30. 萧咪咪的二十岁生日【上】.	218
31. 萧咪咪的二十岁生日【下】.	223
32. 不死心的萧别.	229
33. 催眠之术.	235
34. 完美ENDING.	240
番外 · 人不能太铁齿【萧咪咪篇】.	243
番外 · 人不能太铁齿【顾连城篇】.	246

## Content 目录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1.

## 我不是公主，我没有王子

粉红的蕾丝窗幔，粉红的墙纸，粉红的家具，除了床柱是象牙色，就连床上的床纱、盖的被子都是粉红色的，还有个大大的HELLO KITTY印在被子上面，正咧开大嘴对着我笑。

简直是视觉污染！

一阵微风拂过，粉红床纱被掀开一条缝，我半撑起身，睡眼惺忪地看出去，只见粉红的墙角下笔直地站着一排身着粉红制服的佣人，正低垂着眼，偷偷地用眼角瞄我。

我不说话，那排小粉红便静默着，就这样一直安安静静地垂头站在那里。

叹了口气，我低头打量自己。

这一下，我彻底震撼了！

我不记得自己的身材丰满成这个样子了啊。

低头看去，仅上半身就叠起了三层宝塔似的肉垫，一圈一圈的。偏偏身上还穿着粉红色的睡衣，更可怕的是，这套睡衣不仅是泡泡袖，居然还是个千重叠的蕾丝质地的泡泡袖，而且一道道的流苏从每一层的蕾丝底下撒出来，更显得臂壮腰圆。

真是赤裸裸地体现了睡衣主人的疯狂恶趣味。

这、这是怎么个状况？

绞尽脑汁地去回忆，搜索完记忆的每个旮旯，最后终止在那辆疯狂的车冲着我撞来的那一刻。

难道……我穿越了？

还是灵魂穿越？

我缓缓地抬头，四处打量。突然，身躯一震——从床头椭圆形的宫廷小梳妆镜里，我看不见自己光辉的形象——脸大如盆，披头散发，更SHOCK的是，整整一张中等的梳妆镜，居然还照不全我的一张脸。我不得不侧过头，将另外一半大饼脸鉴定完毕，果然庞大……

还没来得及呜呼哀哉，只听“吱呀”一声，粉红色的宫廷样式的木门被

推开了。隔着粉红色的床纱，只看到一个身影来到床边，我看不太真切，只觉得是个半大的少年，十八九岁的情形，身形修长，估计在一米七左右。

我保持着稳如泰山的姿态，极力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

“小姐，早安。”他的声音很是悦耳，带着和年龄不符的沉稳，“今天你想穿几号柜中的衣服？”

见我不答他，少年语气轻松地提议：“今天天气不错，蓝天白云，小姐穿三号柜的衣服，会显得更迷人的。”说着，他几步走上前，掀起了床纱。

床纱掀开的那一瞬间，我几乎窒息。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一尘不染的男孩子，皮肤白皙，身形修长，脸长得也不错。这样的男孩子，假以时日，将会造成怎样的天灾人祸啊？

他没有跟那群墙角边站立的粉红一般，而是穿了件简单的白色毛衣，一条淡蓝色的普普通通的牛仔裤。干净而沉稳的气质，不卑不亢地往那儿一站，骨子里就透出沉稳的气质来。

像朵沉睡的莲。

“嗯，小姐？”见我久久不作答，少年稍稍感到有点儿意外。

我抬起头，对他微微一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脸上肥肉的跳动：“我有几个柜？它们又是怎么分配的？”

我真是好奇，难道一般不是应该问穿哪件衣服吗？

少年终于抬眼直视过来，虽然只有一瞬，我依然捕捉到了他眼里的诧异，不过，他掩饰得很好。

他很快转过眸子，迅速而清晰地回答我：“你有七个柜，一个柜一个颜色，每个柜子里都是同色系的不同款式。”

什么人这么牛，衣服还给搞成彩虹色？

我坐在床上，开始从心底鄙夷这具身体的主人。

我承认我有仇富心理，这多少和我的经历有关。我幼年便失去了父母，寄人篱下，好不容易读完了中专，十九岁的花样年华，还没来得及当几天社会新鲜人，就被发配到这座“巨塔”里面来了。

我定了定神，不露痕迹地笑，表现得很高贵：“那么，就挑颜色比较素雅的衣服吧。”

少年再次抬眼，我扯着身上的流苏，立刻补上一句：“少些累赘，简单点儿就好。”

他虽然很困惑，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微微颌首，便有几个小粉红小跑着去推门。

显然外面的空间更大，因为我听见远远传来N道门的开门声。

“小姐？”见我不说话，少年忍不住唤我。

我抱紧被子，很是无辜地说：“我的头有点儿晕，很多事情都在脑袋里打架……”

本来想做一个捧头皱眉的动作，刚一抬手，我就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就凭这么雄壮的麒麟臂，如果再扮娇弱状，对别人的视觉来说，是种侮辱。

“我发生了什么事？记忆好混乱，都不记得了。”我索性把问题丢给他。

他微微沉吟，斟酌着回答：“前天，小姐约了商家的小少爷去骑马……”他顿了顿，眼睛游离开我的视线，很谨慎地又斟酌了一下，继续道，“你挑的马年龄还比较小，加上……”他稍稍歪头，艰难地措辞，“加上小姐好胜心切……连人带马一起从山丘上滚下去了。”

彻底无语。

估计那匹可怜的小马也是被这重量压得生不如死，才起了同归于尽的心思……

我叹气，忧伤地问他：“那匹马怎么样了？”

怎么有人忍心虐待小动物？

少年这次明显是惊住了。他那微微张开的嘴唇，错愕万分的眼眸，让我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重复了一遍：“那匹马怎么样了？”

“四肢都骨折了。”他脱口而出，却又立刻呆在了原处，眼睛里渐渐升起懊悔的神情。

真是惨烈！我努力地在床上伸手伸脚，床幔和床纱随着我的动作剧烈地晃动起来，不过我欣喜地发现，自己的新身体居然毫发未伤。

脂肪多，抗震能力果然比普通人强。

“好吧，你可以下去了，我待会儿再梳洗。”

我随意地摆手。虽然不明白目前的情况，但是，我很讨厌清晨刚起来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同陌生人周旋。

他又愣了愣，漆黑的眸子在眼帘垂下之前，骨碌碌地转了几圈。

“可是，你每天的梳洗，都是由我来负责的。”

这个废人，居然每天强迫别人观看她那肥坨坨的身躯！

我闭了闭眼，额角的青筋突突地跳动，咬牙切齿地发狠道：“那，从今天开始，一切我自己动手。”

我静坐在那里，本来以为少年会婉言拒绝，谁知道，他听了后只是稍稍欠了欠身，嘴角泛起生疏而职业的微笑：“好的，小姐。”

即便是微微欠身，他也做得非常高雅，好似一位绅士在向心爱的淑女道别。而他退出去的时候，走得更是优雅异常，甚至让人怀疑他是某个国家的王子。

“你叫什么名字？”

他白皙修长的手指刚搭上门把手，听到我的提问，极为细微地抖了一下。这一切被我看在了眼里。

他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明显是诧异到了极点，可姿态仍旧优雅，没有丝毫的失态。

我直视着他的眼，他眼眸闪烁，幽黑深邃，和我对视，却不发一言。

我们彼此沉默着……

许久过后，我终于投降了，舔舔干裂的嘴唇，声音涩然，却一字一顿道：“我似乎……失忆了……”

显然这帮人的素质很高，听到我失忆的事情，居然没有人失声尖叫。只是门口的少年迅速返了回来，在我床边坐下，皱着眉头问：“真的？”

语气还是那么沉稳，倒显得我好像在撒谎引他注意一样。

我默默地将肚子上的三坨肉隐藏在被角之下，难得能这么近距离地和帅哥接触。

“咪咪，你在说笑话？”

我皱眉。咪咪？难道不是应该叫我小姐？刚才还一口一个小姐，拘谨而生疏，怎么现在一下子就成咪咪了？

见我皱眉看他，他突然偏偏头，淡淡一笑，将声音压得低低的：“难道，这又是什么新的来对付我的招数？”

这孩子有受迫害妄想症。

我将被子又提了提，一直提到脖颈处。不过也真是难为他了，任谁在这么辉煌的粉红堆里估计都会产生心理问题的。

他沉默地看着我，眼神渐渐严肃起来：“萧咪咪，你真的失忆了？”

小咪咪？我第一个反应居然不是点头，而是很悲惨地揭开被子，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胸部。

不错，这名字果然贴切。本尊的的确很小，如果肚皮上的肉可以补到胸上，那就增加三个级别，完成从A到C的飞跃。

可惜，分配得不好！

“好吧，我可以确认你是真的失忆了！”少年站起身，疏远地笑了笑。

有风拂过他的发，凌乱地覆盖在他的眼睛上，让我看不真切他的真实情绪。

“在安排治疗之前，我们该重新认识一下。”他伸手挑起额前的头发，带着小小的鄙夷，向我淡淡一笑，“我叫萧别，你的管家。”

居然也是姓萧的。

如果他是管家，肯定是极为大牌的管家，姿态高傲而清冷，仿佛不是他服务于人，而是我卑微地依赖于他。

他的鄙夷深深地刺激了我，令我很不舒服。

于是，我说：“那么萧管家，请你以后不要这么对我笑，我不喜欢，它让我觉得心底发寒。”

这回他愣住了，拽拽的样子终于不复存在：“对不起，小姐。”

一下子，称呼又恢复到了最初一般。

我心虚地挥挥手表示不在意：“那，我是谁？”

我是谁？能将粉红用得如此销魂的人，我很好奇。

他依然冷淡而有礼地回答：“小姐，你是萧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萧鸣粤的掌上明珠。”

他一提，我立刻就想起来了。

萧咪咪，传说中的萧氏集团继承人。曾经有八卦杂志这么描写她：美貌与财富共存，热情与单纯同在，萧氏的希望，商界的未来。然后文字旁边配着一张《泰坦尼克号》女主角的明星照。

如此大财团的年轻继承人，却从来没有一张照片被媒体曝光，可见被保护得多好。

而单纯和热情，绝对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年来，娱乐八卦的重要版面上登的都是萧咪咪同学苦追顾家少东家的绯闻。

最让世人津津乐道的，是顾少那冰冷绝情的回复：“如果世上只剩下了男人和萧咪咪，那么我会选择男人！”

老天，你让我情何以堪啊……

我的胸口好一阵憋闷，满眼的金星在跳动，终于眼前一黑，直直地倒了下去，耳边隐约传来尖叫：“保护小姐，快，床要塌了……”

SHOCK！让我死了吧！

天不遂人愿，昏迷了一天以后，我被一阵喧闹声吵醒。睁开眼，看到床前站满了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汗水。好像没人留意到我醒来了。

“除了有点虚弱，别的什么都好！”

“对对对，有点营养不良……”

“最好开点复合营养药丸！”

我圈圈你个叉叉！这种吨位级别，居然还会营养不良？

“是是是，我的宝贝儿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要知道，她以前都是用红烧羊蹄做早餐的。”声音软软的，听得我心里一阵酥麻，真是勾人心肺。

顺着声音看去，只见我的床边斜坐着个柔弱的中年女子，穿着一身米黄色的套装，显得端庄高雅。此刻，正一面擦着眼泪，一面回答。

听到她的回答，众人都沉默了。

红烧羊蹄做早餐，也真亏这个萧大小姐吃得下去。我暗暗地捏捏肚皮，发现它居然还挺瓷实。

“我家宝贝儿失忆了，是不是跟上次发生事故时她脑袋着地有关啊？她什么时候能恢复呢？”

惊悚……难怪我觉得自己智力减退，原来萧大小姐居然是脑袋着地！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在出事之前她就已经是个智障了，否则这一屋子粉红蕾丝怎么解释？

“这个嘛……需要时间……”

姜果然还是老的辣，回答得滴水不漏。我瞪着眼睛，膜拜了一把回答问题的老医生。

“可是再有三个月，学院就要开学了。”

“不要紧，会慢慢恢复的，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也就十年八年……”

我从床上斜睨一眼，这话真是没有水准，连我都糊弄不过去。

“不要少则多则的，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中年女子有些怒了。

默然无声。

每个人都一脸煎熬，好像心肌梗塞一样，我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

斜坐在床头的那位娇弱妇人立刻梨花带雨地扑过来：“宝贝儿……你真坚强，失忆了还这么坚强，你这样更让妈咪心碎啊……”

那个“啊”字跟唱戏一样，声音在空气中还打了几个转儿。

于是，我也默然了，原来萧大小姐的癫邪是有根据的。

遗传果然可怕，现代科学诚不我欺。

昏迷三天，又卧床休养了五天，我终于被批准在后花园里转悠转悠。

当我颤颤巍巍地被扶去后花园，忍不住“哇”了一声。萧家的后花园简直就是个小型的天然植物园，树木郁郁葱葱的，绿色几乎占据了除却天空外视线能够到达的所有地方！

萧别站在我旁边，撇嘴道：“小姐，你做什么？”

这几天，他对我越发客气，我也和他相敬如宾。我用衣服上的两颗钻石，从墙角的那群小粉红里探听到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那就是——在不久前，这具身体的主人，萧咪咪大小姐，曾经用将近两百斤的身躯，将萧别那消瘦的身体压在那张粉红的、处处可见蕾丝边的大床上，企图霸王硬上弓！

真乃强人也！我对萧大小姐的热情与奔放再次表示深深的敬意。

同时，这条惊悚的消息让我对萧别越发的不自然。但更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是，这个少年有着怎样的心计，居然在发生那样的事情后还能和萧大小姐继续相处。

所以，他表现得越是自然，我心底对他的防备越深。

“哇……”我白他一眼，继续感慨，“‘哇’的意思就是，除了后花园，我就没有看过这么连绵的绿色。”

他颇不以为然：“这本来就是后花园。”

我不理他，伸开双臂，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感慨道：“萧家大花园，人生的后花园……”（各位看官请自行联想《疯狂的赛车》里的“人生后花园”，谢谢。）

萧别终于理解后花园的深层意思了，嘴角有些抽搐地看着我，像看一个

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许久，终于忍不住笑道：“小姐，这个比喻很是新颖。”

说完，他一个人率先走了出去。从后面能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地抖动，肯定是在笑吧。

我跟在他的后面，闲闲地在花园里逛，走了才半个小时，便觉得疲惫不堪。这具身体真是负担啊，每走一步，都让人觉得像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

“累了吧？我来了五年，还从没有见你动腿走过半个小时以上的路。”他微微侧脸，并没有看我，“所以说，富贵人家的子女真是幸福。”

他说这话倒没有讽刺的意思，反而有种深深的失落。

我偏了偏头，不屑地撇撇嘴，想也不想就反驳过去：“这样也算幸福？人生的乐趣在于亲历亲为，如果事事都被安排好了，自己连路也不能好好地走，算什么幸福呢？”

他没有反驳我，只是眼眸流转，高深莫测地看过来，突然嫣然一笑：“小姐好悟性！似乎摔了一跤，变得更聪慧了。”

我没有接他的话。

之前他无论怎么掩饰，说话做事都会带着轻微的鄙夷，我猜测是因为他这个管家做得很心不甘情不愿。

“从这里到墙外，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他伸出只手比划道。

触目所及的绿色草坪，带着野生的气息，很是赏心悦目。

他接着说：“不过，你从来没有走到过尽头。”

清风迎面拂来，带来丝丝野草的清香。

“萧别，从明天开始，我每天都会走到尽头，而且是用跑的。”

我必须在短期内减去身上这一叠肉垫，否则，有再多的钱也阻止不了我想揍人的冲动。

“因为，我——要——减——肥！”

我意气风发，挥动着麒麟臂，在阳光下，只见肥肉抖抖，油光满面。

“扑哧！”身旁的小粉红中，发出一声极不和谐的嗤笑声，虽然很轻，却异常突兀。

萧别虽然没有笑出声，但是从他眼里，我能看出满眼的不以为然！

我正要强烈抗议的时候，远处跑来个小粉红，一颠一颠，跑动得非常有节奏。

“小……姐，商家小少爷来了。”

我转头去看萧别，他一面很有气势地向那个小粉红点点头，示意知道了，一面对我道：“估计是来探病的。”

真是不好意思，商小少，萧大小姐把你家的小马儿压成一等残疾，你还要亲自来探病，真是太厚道了。

返回大屋的时候，我坐的是高尔夫球车。

萧别对我的脚程和体力很是怀疑，便直接叫了球车。

我挪进大厅的时候，正好看到商小少正背着手看大厅里的油画。那上面有萧家的历代祖先，每次经过大厅，我都会胆战心惊，生怕从那些油画里跳出个老头儿或者是老太婆，指责我霸占了萧咪咪的一切。

“商少，小姐来了。”萧别微微一笑，显然和那个所谓的商小少很熟悉，语气也分外轻松。

“萧别，你在萧家居然还做得下去？”

背着手的少年转过身，只见他大眼高鼻，薄薄的唇，长得很英气，配上将近一米八五的个头，显得很MAN。

“不如去我们商家，跟着这么个女人，小心晚节不保。”他意有所指地眨眨眼，对着萧别不住地摇头。

我像个透明人一样被无视，看着萧别回应他。

我收回刚刚夸奖他的话，他既不厚道，也没有礼貌。

难道他不是来探病的？

我轻轻地咳嗽，示意他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呢。

“你不要咳嗽了，萧咪咪，愿赌服输。”他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得意洋洋地说道，“所以，上次输掉的承诺，我可以不兑现了。”

“上次的承诺，我知道一些，小姐打算让商小少帮忙搭桥和商家的二少建立纯洁的男女友谊……”萧别在一旁低低地严谨地斟酌措辞，向我一一解释。

无语啊……十个以前的我，也抵不上萧大小姐一个人来得奔放！

“我今天来，就是来通知你的。”商小少骄傲地说。

到现在我算是彻底明了了，萧大小姐满世界撒网，将能入法眼的都骚扰了一遍，可惜，居然没有一个王子看得上她。

萧大小姐那么有钱，却不是公主，更没有王子。

真是让人崩溃的人生！

我心里不舒服，自然也没有道理让对面那个洋洋得意的人舒服。

于是，我朝商小少斩钉截铁地一字一顿道：“我、不、同、意！”

他一下子就愣在了那里。

♡♡♡2.

## 第一个王子出场

不管我是不是萧咪咪，我都不会让这么个毛头小子牵着鼻子走的。

我有我的自尊。

我坏坏地笑着说：“我不同意，商小少，你不会和一个女孩子耍赖皮吧？我记得第二场赛马，我们的胜利品是新生的纯白小马驹。”

好在因为好奇，我早就把出事那天的任何细节都打听过了。

“你这个丑陋的肥婆！”他一下子冲了过来，双手做掐人的动作，配合着他高大的身形，凶神恶煞一般。

我不停地后退，直到贴到墙边，退无可退之后，出于自卫的目的，顺手从墙边的油画中扯下一幅，重重地挥了过去。

我发誓，我也不知道这动作竟是如此一气呵成。

不过效果真够绝好，商小少将近一米八五的个头居然被击中，飞出，在半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然后直直地摔在了琉璃长条桌上，将桌上的玻璃茶具震飞不少。

而且，我似乎还听到他的身体猛撞上桌子的声音。

“啊！”

看到商小少扶腰皱眉的动作和萧别目瞪口呆的造型，在惊诧了零点零五秒之后，我尖叫一声，甩开油画，泪奔离去。肥厚的脚板将整个地板踏得发出“咚咚咚”的声音，过道里声控的壁灯被震得明暗不定。

远远的，我听见商小少的咆哮：“她居然哭了！萧别，她居然好意思哭！”

泪奔，我华丽丽的少女形象啊！

其实，我很想解释，我泪奔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居然把将近二十公斤的油画毫不吃力地挥洒得这么自如，我自己都被自己的剽悍深深地震撼了！

如此而已！

商小少骂骂咧咧了足足三十分钟才走，我一直缩在粉红房间里不敢出去，直到萧妈妈回来。

“咪咪，听说你今天动手打了商怀仁？”

我无措地看着她，一脸迷茫。

“咪咪啊，你不要怕，妈咪给你做主！商家那个小子，最喜欢颠倒黑白，是不是他动手打了你？不怕啊，天塌下来，都有妈咪顶着。”她一面笑，一面用指尖捏了捏我的脸，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虽然她一直在笑，可我看她的眼睛里，却没有发现一丝笑意。

“宝贝儿，听说你最近早餐都只喝牛奶，不吃那些有营养的东西了，这样不好！”她靠过来，身上的香水味很是浓烈，熏得我一度要窒息。

我装作很羞怯的样子，低头撒娇：“妈咪，我要像妈咪一样苗条漂亮，所以我想减肥。”

萧妈妈明显愣了一下，然后装模作样地笑道：“宝贝儿，你像你的爹地，你爹地就是英俊魁梧的男人。”

我的冷汗悄悄地流。

魁梧？

难道她在暗示，我就算减肥也是枉然？

萧妈妈，打击人是不对的。

“爹地长什么样子啊？”来了这么久，我还没有看到过萧爸爸。

萧妈妈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换上一副很伤心的样子，摸着我的头，眼泪汪汪地说道：“宝贝儿，你果然什么都忘记了，你爹地死了有四年了，这些年都是妈咪一个人在拼呀。”

原来萧爸爸早已死了四年，我不看财经类消息，所以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我不禁对萧妈妈肃然起敬起来。萧家这么大的家族，旁系分支不知道会有多少，你争我夺的事情必然也很多，她一个女人，居然能撑下来！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仔细看了看萧妈妈，她见我傻乎乎的，叹了一口气

气：“咪咪，知道吗，你今天下午挥出去的是谁的画像？”

我呆住，心里陡然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果然，萧妈妈停顿了下，极为悲伤地大哭起来：“宝贝儿，你挥出去的是你爹地的画像啊……”

那声音真是悲痛欲绝，哭得我头皮发麻！

我背上升起无数的冷汗。萧爸爸，我真是对不住你，我不该在霸占了你女儿庞大魁梧的身躯之后，还对你的画像如此大不敬。

我有罪……阿门！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气喘吁吁地咬着牙，从七点跑到十点，终于跑到了花园的尽头。那里很漂亮，栅栏都是乳白色的，青藤从上面爬过，将整个栅栏装点得别有风趣。

萧别倒是没有陪我跑步，只吩咐了高尔夫球车跟在我的后面，以备我突然提出坐车的需求时不会手忙脚乱。

开玩笑！我才不会轻易放弃减肥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十一点的时候，我正慢慢往回走，有一个小粉红匆匆跑来，汇报：“小姐，商家二少来了。”

这次登场的居然是商家小二！

我的好奇心立刻被调动了起来，满心兴奋！

俗话说得好，是王子是茄子，得拉出来遛遛！

所以，我还是坐上了那辆备用的球车。

开路，回去看茄子，哦，不，是王子！

还是昨天的那个大厅，我还是胆战心惊地贴着墙走。要知道，那一排油画在昨天晚上就被转移了地方。估计是萧妈妈心疼自己老公的画像被蹂躏，索性连同萧家的祖先集体挪窝。

“萧小姐，你的伤好一些没？”

我看向说话的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突然就有了种梦里寻他千百度的感觉。商家二少，怎么说呢，他远远站在那里就像一幅极其雅致的山水画，清幽、淡雅，端着茶杯的手指圆润修长，干干净净。

就连声音也像春风一样温润。

一副翩翩君子的模样，风度好得让人自卑。